

# 一个武汉送菜人不得不住在车上

Original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2 days ago

00:00/00:00

下载视频

倍速

大家都在看

武汉肺炎“吹哨第一人”真的是李文亮吗？知情人士终于给出答案！ 推荐

用腾讯视频观看

本文约2780字

预计阅读时间7分钟

作者 |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

编辑 | 张国

马增辰已经在他那辆送菜的面包车里住了14天了。

武汉封城后，这位送菜员披星戴月为居民送菜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，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。

他明显消瘦下来。3月2日这天，他量了体重，比一个月前掉了18斤。

38岁的马增辰是一家网络生鲜平台武汉站的送菜员。新冠肺炎疫情之下，武汉市1月23日封城，2月11日开始对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。他服务的企业是市商务局向居民推荐的线上购菜平台之一。他忽然成了这座城市的“民生保障工作人员”之一。

平均每天，马增辰给60-80个家庭送去新鲜蔬菜和肉类。送菜员服务范围点多面广，工作半径可达二三十公里。如今派单量约为平时的3倍，忙到晚上10点是常态。

马增辰是外地人，租住在武汉市江夏区庙山社区。小区正门往北有一道铁栅栏门，疫情期间封闭。他夜里回来，一般在此处停车，对象汪江艳会在栅栏另一侧等着“接头”。

隔着栅栏，她给他递过热饭，说一会儿话。为了节约汽车蓄电池电量，汪江艳还要把他的手机拿回家充电。有时，马增辰连饭都不想吃，只想睡觉。

他们原计划2020年春节回老家登记结婚，车票都买好了，武汉封城了。

医院里人满为患，街道上见不到什么人。他们也有点害怕。汪江艳记得，她有次劝马增辰：“咱要不别干了，你看大街上谁那么拼命啊？”

马增辰没接话。他们有孩子要养，有债务要还。去年12月，他们在庙山社区开了一家“快乐柠檬”奶茶店，“遇到这个事情（指新冠肺炎）就‘熄火’了”。汪江艳把“快乐柠檬”库存的柠檬切成片，等到晚上，给马增辰准备一桶浮着柠檬切片的热水。

社区封闭后的头几天，马增辰能够凭证明出入小区。

他手机里存着3份电子版证明。两份是武汉市商务局的证明，证明马增辰所在公司为“重要民生保障企业”，员工为“民生保障工作人员”，承担“生活必需品、防护用品”供应任务，需要在保供物资采购、道路通行、人员通勤等方面给予优先保障。

另一份是“新型肺炎防疫保供车辆证明”，上面有马增辰的身份证号和车牌号，盖了武汉市商务局和他所在公司的公章。

在别的不同小区，马增辰的同事凭借这些证明，每天通过体温检测后，一直能够顺利出入。3月3日，其中一位向记者确认了这一点。

但是2月18日那天，这些证明在庙山社区门口失灵了。马增辰说，他送菜返回后，社区“封控管理岗”工作人员向他要纸质版证明，等他跑回公司打印好，对方又称“打印出来的是黑章子，要红章子才行”。

后来，公司专门给他开了一份“员工证明”，证明马增辰参与“民生和医疗物资配送工作”。

汪江艳记得，一位社区工作人员随后又说，此时马增辰离开小区已经超过24小时，如果回家，需要居家隔离14天。

庙山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确认了这一说法：马增辰当时有两个选择——要么回家隔离，要么不进小区。这位工作人员未解释此举的依据。

“隔离14天，那怎么行呢？我们还要挣钱养家。”汪江艳说。他们算过，老人、孩子，店租、车贷、房贷，即使自己不吃不喝，每月开支也要1万多元。

2月18日起，马增辰以车为家。



马增辰在面包车里休息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/摄

公司要求送菜员每天凌晨3点到仓库，他会提前一个半小时——晚了要等其他同事用完扫码枪才能提货。早上6点左右，他开始往武汉市区送菜。

马增辰说，新手一般一天送“一条线路”，他从2019年7月开始做这份工，每天会送两三条线路。有时为了多挣钱，会申请多加一条线路。每条线路上约有20多位客户，需要半天时间。

对他来说，理想的状况是所有客户能在一个小区，但这“太难遇到了”。有四五户在一个小区，就会节省很多时间，他就“太感谢了”。

他回家越来越晚。汪江艳准备的晚饭，是马增辰一天里唯一的正餐。很大的碗，小区铁栅栏缝隙塞不过去，只能从底下递过去，他就在冷风里吃。偶尔他会在公司泡一桶方便面。在路上，他想吃方便面都找不到热水。



送菜人马增辰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/摄

他的睡眠严重不足。2月29日晚，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见到马增辰时，他刚刚结束了20.5个小时的工作。记者跟汪江艳说话的功夫，他把驾驶座放倒，顺势躺在椅背上，不一会儿就响起了鼾声。

他抓紧时间补觉，每天在车里和衣而睡，盖条毯子。

只有一条毯子。“说出来挺不好意思的，家里只有一床薄被子。”汪江艳说，以前冬天会回老家过，在武汉没有准备厚被子，现在想买又无处可买。

武汉最近的夜间最低气温是5℃。马增辰有时会被冻醒。他会启动汽车，开会儿空调取暖，之后再关掉，“开空调时间长了会有危险”。

所幸，他一直干体力活儿，身体壮实，还没有感冒过。

每隔三四天，晚上下班公司人少时，马增辰会拿着脸盆在洗手间接一些热水擦洗身子。他尽量在公司如厕，有时夜里实在内急，就到附近的小树林里解决——非常时期的无奈之举。

马增辰说，这点苦都不算什么，最麻烦的是和父母视频聊天。

父母很惦记他们，几乎每天早上9点前都会跟他们视频聊天，叮嘱不要出门。

为了避免让父母发现自己外出送菜，马增辰有时找个墙角，有时在厕所里，和老人说几句话。有一次，他被父亲看出是在车里，只好解释说“车子长时间没动，出来溜溜”。

马增辰17岁那年来到武汉，在做送菜员之前，靠蹬三轮车配送水果谋生。他跟朋友做过水果生意，亏了。2018年，他咬咬牙买了这辆金杯面包车。

车款是6.3万多元，汪江艳透支了十余张信用卡以及“花呗”额度交了首付，每个月要还1430元车贷。

马增辰格外爱惜这辆车。平时只要没什么事，他会拿着水管冲洗车身，“车这种东西，怎么说呢，你爱惜它，它就给你好好干活。”

现在，这辆车成了他临时的栖身之地。

庙山新村村支部书记孙勇向记者表示，马增辰在外面待了这么长时间，他不清楚具体原因，也没遇到过类似情况。他还说，并不存在居民离开小区24小时就要居家隔离14天的规定。他以为，马增辰每天是在外面卖菜。

3月2日晚，村委会一名工作人员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：马增辰若需返回居住地，需要体检，排除新冠肺炎，然后居家隔离14天；如果隔离14天对工作有影响，村里会给他送两床被子。

马增辰说，每天进仓库经过两道门，测两次体温，到现在都是正常的，有登记记录，“如果不正常怎么能给市民送菜呢？”

武汉整个城市按下暂停键后，马增辰遇到最多的是志愿者、快递小哥、外卖骑手以及他这样的送菜员。

他感到，特殊时期，业务量剧增，而苛刻的顾客少了。偶尔遇到订单不符、分拣遗漏等情况，从没有人为难他。几乎所有客户都表现出了非凡的大度，“这个时候，都能理解”。

因为“无接触”式送菜，把蔬菜送到指定地点后，马增辰会在电话里听到很多声“谢谢”。他到武汉打工21年了，从没像这个月这样，感到如此“被大家需要、尊重”，这让他干起活儿来“很起劲”。

只是到了晚上，在那道铁栅栏之外，躺在车里，他才会感觉自己是个外乡人。

**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出品**

**微信编辑 | 陈轶男**



觉得好看请点这里 